

法国的移民现状及其社会政策

(Tania Angeloff, 巴黎第九大学, 翻译 钟洁,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学系, 200241)

摘要: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当下的法国如何协调“人权国家”的理想观念与当下移民社会的复杂现实问题? 基于这一问题意识,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简要描述一下 20 世纪法国的移民历史, 第二部分为法国在近代和当代的移民政策, 最后一部分将从性别角度, 以期对当前移民的局势做出独特的诠释。

关键词: 法国, 移民史, 移民政策, 性别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件标识码:** A

“五分之一的法国人的祖父母当中至少有一个是外来移民。” Maryse Tribalat 在十九世纪之初就有过这样的论断, 这个论断在法国激进民族主义党派的统治时期, 就引起了公众的巨大反应。在 2007 年的最后一次选举活动当中, 外来移民及其社会政策与就业问题一道成为主要的政治斗争目标之一, 同时也是把法国大众和政治领袖划分开来的重要因素之一, 可以说, 它的重要性几乎相当于就业问题。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之内——一直到 1960s 之末, 与其它的欧洲国家不同, 法国并没有积极鼓励本国入往其他国家迁入, 相反, 它成为吸引其它国家人口的一个重要支点。

自从在法国大革命中宣告成为世界第一个“人权国家”, 就不断有移民流入法国, 各种移民问题也相继产生, 法国是如何应对这些情况的呢? 而哪些人才是真正的法国移民呢? 他们又是从哪些次方地方来的? 当来到这个伏尔泰的故乡时, 他们以什么样的、或者说需要什么样的社会背景才能来到这里? 就法国来说, 是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成员在移民问题上都是平等的, 或者他们合法的地位或多或少地取决于他们的出身? 当移民中妇女开始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时, 这些移民问题及其社会政策又该如何思考来性别的问题呢?

为讨论以上这些问题,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简要描述一下 20 世纪法国的移民历史, 第二部分法国在近代和当代的移民政策, 最后一部分将从性别角度, 以期对当前移民的局势作出独特的诠释。

1 外来移民, 公民权和国民资格: 法国有其特殊之处吗?

Rogers Brubaker 在他的书里(公民权和国民资格的法德比较, 1992)曾经说道, 对公民权不同的定义赋予了数以百万的移民不同的命运。对 Brubaker 来说, 是对国民资格不同的理解才造就了移民不同的生活境遇, 为了对这一表述进行更深的探讨, 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法国的移民历史。

1.1 法国的外来移民及其公民权: 主要政策

首先, 必须下一个定义。在法国, 移民一般指的是国界的跨越, 这意味着境内移民, 就像中国国内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样的人口流动, 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在法国, 最主要的移民政策, 不是那种自由的移民政策及其实践, 而是一种称为“jus soli”的移民体制, 这种体制自然而然地把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视为本国公民。法国政府采纳并且扩大这种体制的应用, 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原因(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 而不是人口统计和军事上的考虑。(Brubaker, 1992, p. 85)

19 世纪末,法国的公民法规对外来移民的后裔变成法国人有两种不同的定义。第一种称为“事实上的法国人”,第二种称为“潜在的法国人”。起初,第一个定义指的是那些父亲拥有法国国籍的人(母亲的国籍和公民身份不被考虑),不管这些人是否出生在法国。在今天的法规里,这些人依然拥有着这种公民权,而不需要辅以任何的出身和连带关系证明。“潜在的法国人”则指的是那些在法国出生,父亲曾经拥有但后来丧失法国国籍的人,这些人必须经过一个自愿申请的过程来恢复,或者说取回他们的公民权。

今时今日,法国依然是在一个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把它的公民定义成一个“地域共同体”,而在德国,除了德国本民族的移民之外,对其它的移民一律采取严格的控制,并且严格按照血统来定义它的公民共同体。

1.2 法国 20 世纪移民史的简要回顾

几乎所有研究法国移民的学者都同意,将法国移民史及其移民政策分为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Maria-Claude 曾提醒我们,至少应该把 20 世纪的法国移民史划分为 4 个历史时期。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必须看到,21 世纪之初的今天,法国的移民政策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法国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严格的控制移民的流入,并且对早先的移民也开始施以控制,只有一些民族性团体才能拥有迁入法国的“合法性”。另外一个学者们都赞成的观点是,移民问题及其应对政策,最需要考虑的其实是移民及其后裔在新环境当中的整合和排斥问题。

这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是:

- 1914-1931, 法国在世界范围内大量吸引外来移民;
- 1930-1960, 危机和差别,或者说,移民史的暧昧时期;
- 1945-1975, 战后的移民高峰(历史上第三十个经济鼎盛时期);
- 1975-1983 (1975-1998), 经济危机和移民危机的爆发。

1.2.1 法国在世界范围内大量吸引外来移民(1914-1931)

法国史和世界史都曾粗略地勾勒过这个时代。比如,当提及移民问题及其相对政策时,人们都会想到殖民地化和反殖民地化运动在这段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跟着年鉴表来追溯这段历史。

1914-1918 为第一个阶段,那时正处于一战时期,很多外国人成为法国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为法国而战是得到法国国籍的一种方式。与这种现象相应的是,在战争期间,法国当局根据它的殖民地体系来授予公民权,这吸引了大量的意大利和波兰移民。而在同时,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非洲黑人(比如来自 Haute-Volta 的黑人)也不得不被囊括进法国的大军当中。更准确地说,这些人被看成是法国附属的子民,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而只能屈服于这样的安排。这段历史在法国史以及各种专业研究中一直存有争议,战后的一些研究开始对解构“外国人”这一变动不居的概念产生兴趣,“外国人”到底是一个局外人还是一个局内人,取决于特定的历史社会和经济环境。

一战过后,1920s 迎来了一个迁出地不断地把移民推出去而迁入地不断地吸纳移民的时代。巨大的经济需求需要大量的移民劳动力,因为战后的法国面临重建的重任。而另一方面,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又急于找到一个新的可以安定下来的地方,比如那些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逃离出来的俄国人,以及从波兰、匈牙利逃出来的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都逃到了法国。

1931年,跟它的总人口数相比,法国是当时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虽然这些移民不一定会在法国定居。

在这个移民起起伏伏的年代,工作移民和家庭移民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起初只有男人为了工作移民,很快家庭就会加入进来。这跟在波兰、意大利和西班牙发生的工人移民情况是一致的。

虽然在这里讨论这些外来者不受欢迎是没有意义的,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断忍受着来自新环境的排斥和迫害,在1930年代之初的大危机时期,这种情况更加糟糕。

1.2.2 危机和差别,或者说,移民史的暧昧时期(1930-1960)

就在二战不久前,1930年代的法国经历了一场剧烈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当时的人们普遍仇视外国人,维希政权同时也建立起来。

1930年代初期,仇外情绪逐渐发展为专门针对法国工厂里的蓝领工人。每当工作岗位紧缺,人们就会发现外国人总是多得惊人。法国也不能逃脱在这种趋势之外。

从1932到1935年之间,种族主义者不断地攻击和驱逐法国移民。1938年,达拉第政府采取移民驱逐政策。在那种情况下,二战期间形成了两种鲜明的对比。一些移民不断地逃离法国,而另一些移民不断地加入到法国军队当中。而法国附属殖民地里的那些法国移民,同时也被那里的德国军队利用来为他们的工业生产服务。并且少有证据表明,这些移民最终站到法国的立场上来对抗德国军队。这段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样也是一个盲点,直到最近一二十年,这段被遗忘的历史才重新被人们关注和研究。

1.2.3 战后的移民高峰(1945-1975)

1945-1975这段时期对法国来说,是第二个移民高潮。有人认为,这个移民高潮是和法国当时的经济繁荣相互呼应的,即所谓的“法国第三十个鼎盛时期”——在那三十年内,整个西欧,特别是法国,经济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不过很快,这种看法就被批评为只是历史的一个迷思。

或者,这段历史本来就只是一个单纯的法国移民的高峰期,那么我们就需要太多的讨论而直接的指出,1975年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跟1931年几乎是一致的(也就是7%)。1945-1955年,移民工作都是法国政府的一个重头,尤其是在非洲殖民地,法国政府实施积极的移民政策。

1954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大批移民从阿尔及利亚迁入法国。1958年成立的第五共和国为那些不是来自南非和法国殖民地的移民迁入法国铺平了道路。1960年代末期,法国的移民政策不再是唯一的特殊政策,因为所有的西欧国家都开始了努力吸引外来移民的特殊政策,不再只是单纯地向其他国家输出移民。

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1962年)之后,阿尔及利亚移民在法国境内的人数惊人。时至今日,2007年法国的公众舆论仍在讨论这个历史问题的负面影响。公众总是下意识地把穆斯林,阿尔及利亚人(或者是摩洛哥人)跟恐怖主义分子联系在一起,而移民在新环境中的整合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并且似乎很难解决。

跟阿尔及利亚移民潮一样,西班牙移民在1960年代末期也成为法国移民中的一大群体。这些移民都是为了逃离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政权的政治统治才来到法国,这股移民潮直到1976年佛朗哥法西斯政权的领导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去世才有所减缓。

这样看来,虽然那段时间经济非常发达,但并不意味着外来移民在法国境内就可以得到良好的待遇并很快整合到新环境当中去。对移民的那种暧昧不清的态度总是存在着,在这种暧昧的态度当中,冷漠和民族歧视总是无处不在地纠缠在一起。

1.2.4 经济危机和移民危机的爆发(1975-1983)

1973年十月,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引发了经济大危机,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又使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法国,以至于整个欧洲的工业生产都不约而同敲响了丧钟。随之而来的,外来移民成了法国的一大问题,新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来减少甚至控制移民的迁入。

起初,法国的新任总统 Valery Giscard d'Estaing (1974-1981) 对外来移民采取的是尽可能开放的政策。他到处走访马塞尔的贫民窟,重建 1938 年撤销的移民署,并且制定新的城建政策为外来移民修建房子。

但是,这个时代不仅仅是石油危机的时代,还是一个战争的时代,除了欧洲之外,战争随处可见。来自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好几个地方的战争难民都来到法国寻求政治庇护。因为这些地方一般都与法国有着历史上的殖民地关系,所以当这些难民因为政治和武装冲突的原因被迫逃离时,法国“自然而然”就成了他们最后的目的地。比如在非洲,饥荒和武装冲突还有其他很多原因都会迫使人们离开那里,而他们往往都会来到法国,因为他们曾经就是法国人,或者是说法语的侨民(由于比利时在非洲曾经有过殖民统治)。

因此,法国在 1980 年代的初期制定了全新的移民政策,而这些移民政策在我们看来,直到今天依然在法国发挥着它们的作用。

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有些分析家和学者可能认为第四个时期应该从 1975 年延续到 1998 年,但我还是觉得最后的那个时间应该做些小小的改动,应该延续到 1983 年,而当代也应该是从 1983 年开始的。因为在 1983 年,法国国民阵线党(法国极端民族主义党派)在议会的大选中首次取得胜利并且一直到 2007 年仍然保有席位,它的胜利和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显示 1983 年是个不同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2 法国当代移民政策:在整合和防御之见徘徊(1983-2007)

正如 Rogers Brubaker 所说:“一个世纪以来法国都把移民的第二代当作是法国的国民。虽然这种做法在整个欧洲大陆看来有点反常,但直到最近才受到人们的质疑。1980s 中期, jus soli 体系受到来自极端保守主义党派的强烈批评(…) 1986 年的立法会议上,在国民阵线党的巨大压力下,各个中央右翼党派联合发起提议,主张废除‘自动’获得法国国民权的政策。因此,移民的第二代(即使是在法国境内出生的)不再自动成为法国的 jus soli,他们必须提交书面的国籍申请书,而这个申请还必须经过国家的认可。”(Brubaker, 1992, 138)

情形非常地特殊:许多北非移民拥有双重国籍。另外,就跟我们先前所注意到的,伊斯兰教越来越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宗教, Jean-Marie Le Pen 的极端保守主义党派也随之建立起来。1980 年代中期的各个在野党和各种媒体,也都认为社会主义政府在解决移民问题上过于蛊惑人心和软弱。而左翼党这方,则越来越倾向于采用一种分化的、文化多元主义的政策来解决移民问题。(同上, 138)

针对阿尔及利亚人的特殊政策:

在法国的移民法中有两条法规充分体现了 jus soli 的立法原则:

第二十三条：移民的第三代在出生当天则自动获得法国国籍；

第四十四条：移民的第二代凡在法国出生、并且 13 岁之后都在法国定居，18 岁时即获得法国国籍。当然，前提必须是这些人在获得国籍之前都不打算放弃法国国籍，并且没有重大犯罪记录。

根据第四十四条法规，大部分的移民第二代都已经变成了法国的公民，因此，作用于移民第三代的第二十三条法规就显得非常地多余。但是对阿尔及利亚移民的第二代来说，第二十三条法规依然非常地重要。在法国的国籍法中，没有特殊的法规专门针对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前殖民国家的移民，第二十三条法规的用语非常地笼统。

反殖民地化运动不断地开展，阿尔及利亚人也跟着不断地迁入法国，致使这条法规在应用于阿尔及利亚移民第二代时发生了令人出乎意料的、反常的结果。本来，第二十三条法规规定，本人在法国出生、双亲至少有一方也是在法国出生的那些人才能获得法国国籍，但是，“法国”这个概念的范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在 1962 年之前，阿尔及利亚也是法国的一部分，在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之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那些人，照国籍法看来，也就是“在法国”出生的。一旦这些人迁入法国——正如他们在独立战争时期以及战后这几年的大批迁入，他们在法国出生的小孩就可以通过第二十三条法规在出生时就自动获得法国国籍。（in Brubaker, 1992, 140）

这些分析突显了 1980 年代初期法国移民政策的左右为难。这种为难之情至今依然存在。1983 和 1986 年之间，对法国国籍法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正如 Brubaker 所指出的：“民族主义者对外来移民的反感在那些欧洲和北美的移民国家里随处可见。他们认为外来移民导致了国籍的贬值、生活的世俗化、去国家化，以及国籍的多重化，在应对这些问题时，他们致力于保护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形式，重申民族国家国籍的价值和尊严，并且强调，公民身份首先必须是民族成员的身份。”（同上，143.）

当前的局势是什么？同化问题又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不过非常有趣的是，只有当谈论到北非移民时，这种整合 / 同化问题才会被提及，当穆斯林群体被看作是一个令人害怕的外来者时，当处于同样情况下的土耳其人被打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时，这种整合 / 同化的讨论显得更为露骨。而在中国情况恰好相反，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同样的争论，丝毫也不。

Marie-Claude Blanc-Chaléard 在她的书里（2001, 77）一再强调，1980 年代到 2000 年的许多事迹都表明，一种新的现象正在发生，一个新的视角也正在形成。法国移民的主要部分将继续留在法国境内，他们的孩子将会变成或者已经变成法国人。

由于 1970 年代执行的移民政策是鼓励家庭的迁入和在法国的定居的，因此外来移民这个概念以及相关的问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经济危机使就业越来越困难，失业率在 1990s 初期达到了顶峰。外来移民的下一代在经济和就业危机中受到极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还有住房危机，最重要的是那些妻子（如果是一夫多妻制的，则是妻子们）和家庭留在国外的单身男子的住房。经常可以从媒体上看到，哪里的工人宿舍被捣毁、被烧掉。可见法国移民政策的复杂性是惊人的。模棱两可、前后反差巨大，任何一届政府都不能一次性永久地确定该怎么面对住房以及移民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到的是，在这个危机的年代给移民配额分房，同样也是极具争议的，因为法国本地人也面临着严峻的住房问题。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外来移民的第二代在 1990 年代末“出名”了。当他们升学失败时，当他们毕业找不到工作时，当他们工作晋升困难时等等，他们被打上了一个个的烙印。这种情况达到顶点导致了极其严厉的移民政策，直到 1998 年才有所减缓。

但是，像郊区问题和各种暴力问题（烧毁汽车、对警察的武装冲突、企图挖掘独家新闻的媒体记者所引发的公众舆论）等这样的社会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解决。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解决这些问题，对最近一些针对外来移民的政治活动做些分析显得更为有趣。这种分析将会让我们看到，如果要对外来移民进行管理和整合等等的话，确定使用哪种政策是多么的困难。2007 年法国的各种政治活动中，除了就业问题之外，“安全”也成为主要的论题之一。在各种政治讲演和公众舆论中，移民问题总是自然而然地跟“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即使这些外来移民的后代，已经在第三代甚至是第四代变成了法国人，但人们总是要把这个事实忘掉……

这些情况让我们回想起 Norbert Elias 在排斥和烙印上做的研究（Norbert Elias, 1965）。对外来者和内居者的排斥或整合的问题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被建构起来，并且人们相信这么一个假设，这些被烙印的人最终都是罪有应得的，因为烙印会促使他们去犯罪。

在这些法国移民被打上烙印的问题当中，一个新的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它是跟性别问题相关的。四年前，妇女头巾问题成为镇议会的一个论题并引起国会的众多争论并最终得以立法。事情缘起于一些阿拉伯妇女要求在她们上学时可以不用摘掉头巾，为此引起了全国范围的争论。最后立法决定：以法国共和理想和精神的的名义，禁止妇女在法国公立学校里穿戴头巾。

本文的目的同样也不在于分析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去探讨一个当谈论法国移民问题时很少会被谈到的问题，那就是妇女和移民的问题。

3 外来移民和社会政策：一个性别的视角

Jane Freedman 和 Carrie Tarr 曾经指出：“在许多关于法国移民和殖民地时代之后的法国前殖民地社会的调查研究中，两性之间的差别这个主题总是被边缘化和忽略掉。（…）（很多时候）性别问题和‘种族’问题是相互影响的，这种相互作用不仅可以从移民出身的妇女的法国人代表那里看出来，还可以从这些妇女自己的政治和文化代表那里看出来。”（Freedman, et al., 2000, p.1）

虽然在法国生活的外来移民中有很大部分是妇女，但是妇女的特殊地位却几乎不被人们考虑。对这个问题的简单的探讨把我们之前关于国家政策的讨论转移到移民问题本身。

本部分的讨论将以 Jane Freedman 的论文“妇女和外来移民：国籍和公民权”，以及她在 2000 年出版的《妇女，移民，以及在法国的身份》（Berg, Oxford.）一书为基础。

Jane Freedman 认为，在法国的移民问题面前，男性和女性是不被平等看待的，因为女性的迁入一般要迟于男性。实际上，1970 年代首先针对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家庭迁入和定居的法规就隐含着在整个移民群体当中不同的迁入和整合模式。“在法国人看来，移民妇女的到来意味着移民群体的定居，也就是说，移民群体返回他们原先的国家的念头就被在法国定居的计划所取代。（…）（所以，）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和儿童的迁入，两性之间的关系愈显其重要性，并且先前围绕移民的那些争论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应，再且，此后，除了劳动力问题之外，我们还要面对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多偶婚姻问题、驱逐问题等等。”（同上，1.）

对妇女迁移不同的定位——到底是比男性迁移更显得重要呢, 还是只是男性迁移的一个补充成分呢——给法国社会提出了完全不同的问题。并且, 就很多社会事实看来, 移民迁入是非常地两性分化的。一方面, 由于妇女来到这个国家的原因千千万万, 使我们的讨论可能有点困难, 但另一方面, 如果妇女也是作为劳动力离开她们的家乡来到这里呢? 她们工作的职位, 以及迁入之后地位的高低, 这些变量都可以让我们得出一个比较中立的分析。也就是说, 移民迁入, 或者直接定义为在迁入地的定居, 比迁移过程本身更能显示出两性之间的分化。在此, 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种族”这个角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移民群体中的两性关系, 反过来, 两性关系和性别的视角也可以用来凸显种族之间的不平等。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本地出生的法国妇女对移民妇女的剥削程度, 并不亚于移民妇女的“对手”——男性移民的剥削。

除上述之外, 法国的移民政策其实也是两性区分清楚的。换句话说, 那些社会整合政策, 以及国籍和公民权的获得政策既是性别分化的, 也是种族分化的。对这一切的差别对待移民出身的妇女都不得不承受下来。事实上, 性别和种族这两种形式的社会歧视和排斥往往结合在一起, 在很多时候总是置移民妇女于一个非常受压迫的困境当中。(同上, 1.)

移民妇女对她本种族和本民族的移民群体的影响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就生物的后代遗传来说, 妇女是种族群体的再生生产者;

——妇女同时也在生产着种族和民族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边界;

——最后并且也是最重要的, 妇女承担着儿童教育的责任, 在群体社会价值观的传播中起着关键作用。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 即使移民妇女给法国国民阵线党的拥护者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妇女的到来其实意味着将会有很大一部分的小孩出生并要被纳进法国的福利体制当中来, 却很少有研究关注她们的移民工程和迁入的轨迹。“多年来, 各种关于移民的研究, 以及关注工作、家庭等这些笼统的主题的女性主义研究, 都忽视了(…) 在两性之间、各个阶层以及各个种族群体之间的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当中, 移民妇女其实占据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性地位, 从而忽略了妇女和移民之间的关系。”(Barison 和 Catarino, 1997, 17.)

在法国还有一些与性别问题相关的种族支配和种族歧视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 一些法国雇主, 尤其是那些本地的法国妇女, 她们在雇佣保姆和帮工时, 总是不愿雇佣某些地区过来的移民妇女, 特别是那些从法国前殖民地国家过来的妇女。还有一些雇主, 情愿雇佣从其他欧洲国家和亚洲过来的移民, 而不愿雇佣南非或非洲的移民。这些歧视行为还隐含着对男性移民和女性移民的巨大的差别。因为在大多数正常情况下, 移民妇女总是很难找到一份较为合适的工作, 而男性移民来到法国就几乎不用愁找不到工作。在此不是说, 这些男人就会得到非常体面的工作。他们跟他们的妻子、女儿和姐妹一样, 得到的都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没有什么技术要求的、工酬非常之低的工作。但是跟男人相比, 移民妇女在这个非正式的经济体制当中, 挣的比男人更少, 失业率也比男人高, 所遭受的剥削也比男人来得要多。她们也总是处于出卖肉体的边缘, 因为她们在劳动力市场当中的地位极其地不稳定。

跟这些针对移民妇女的社会表征、社会境况和社会态度一样, 法国的移民政策也是区别对待男性和女性移民的。由于移民妇女是移民群体的后代和价值观的再生生产者, 她们给法国社会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挑战, 因此法国颁布了一系列限制移民的权利的法规。“所谓的1986年和1993年Pasqua法规和1997年的Debré法规(是以鼓动这些法规立法的两位内阁大臣的名字命名的), 对远红外的外国人到法国移民和定居的问题, 给出了自己的措施:

它们限制了很多种族移民群体在法国定居的权利，并且驱逐那些被认为是在法国‘非法’居住的人。在这些条款的控制下，居住证（相当于中国的户口，只有拥有居住证才能在法国“合法”地生存）的获得越来越困难，家庭的迁入和定居也越来越难。只有那些跟法国人结婚并且经过一年的合法婚姻生活的人才能获得居住证，可是与此同时法律又限制了外来移民在法国结婚的权利。（…）已经获得合法居住权利的移民，他们的社会保障权利和卫生保健权利也是受到限制的。”（Freedman, 17.）

一直以来法国传统的移民模式都是为了吸引外国劳动力——大部分是男性——来为法国的工业劳动，它涵盖了一整套标榜性别中立的法律体系，但其实是地两性分化的。对大多数妇女和她们的孩子来说，离开家乡加入到男性的行列中来，这条道路实在是困难重重。大部分的妇女都会去办理一张只有三个月期限的旅游签证，来换取进入法国的许可和短暂的在法国的逗留期，签证到期就不得不离开法国。这种状况使她们的权益得不到充分地保护，并且也加剧了她们的依赖性。如果她们想要在法国工作，就只能在那种非正式的经济体制中谋取岗位，因为她们没有正式的户口登记。她们的存在是否被否定的，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直以来——直到今天仍是这样，对法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移民问题的研究专家们而言，她们是不被看重的甚至直接就是隐形的。

并且，妇女一旦结婚，不管是跟异族通婚还是同族结婚——移民妇女参与异族婚姻的数量比男性移民要多——她们就生活在尽力维持婚姻关系的压力当中，因为离婚和分居就意味着她们在法国的居住凭证受到限制。

再且，法国民法法规里的家庭规范条例没有考虑移民文化的差异性，比如多偶制，在一些非洲家庭里它可能就是一种家庭结构标准。因此，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妇女承受着各种各样的歧视。Freedman 强调：“作为法国法律之基础的这些社会表征，不仅加剧了家庭生活中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并且也使法国移民政策的歧视性得以正当化，这些政策同样把移民妇女的到来看作是男性移民和法国社会的沉重负担。”（Freedman, 2000, 21）

最后，其实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注意到直到最近的法律法规对移民出身的妇女依然带有歧视。1998 年五月份颁布的 Chevènement 移民法规创造了有利于移民技术工人的工作生活环境，但现实是，妇女在大多数时候都比她们的男性对手得到更少的技术培训。因此，虽然法律没有细致地区分两性的差异，但是正是对性别的盲目最终加剧了对妇女的歧视。

4 结论

正如 Catherine Quiminal 所指出的：“移民（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境遇是一个矛盾共同体。它不仅涉及到为什么他们在原来的地方无法继续生存，以致于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经济、政治和家庭）选择离开，并且还涉及到他们在新到达的国家里生存下去的困难。他们必须忍受这些困难，特别是当新抵达的国家发生经济和政治危机时这些困难尤其显著。”（Quiminal, in Freedman, 2000, 39）

因此，移民的社会境遇和国家的移民政策是非常紧密地交缠在一起的，我们必须把它们放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里整体讨论，而不是把它们看作是两个分裂的互不相干的事实。

历史的视野帮助我们大致了解了法国移民以及法国公民法规的特殊之处，而最近发生的一些实事表明，移民依然是法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在不久前，也就是今年的 9 月 21 日，又一个新的移民议案被法国政府采纳。按照这个议案，基因检测将被允许作为移民家庭到法国迁移和定居的合法证明。也就是说，不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孩子跟着他的母亲或父亲来到法国，因为没有基因证明就不被承认是其父母的孩子从而成为黑户儿童。事实上，儿童成为法国移民政策的保护对象，法国法律

不仅为他们建造学校, 还力求保证在他们的求学阶段, 他们的父母不被驱逐以致于跟他们分开。另一方面, 这个议案还确立了必须对法国语言和“共和国价值观”的意义重新进行估量的方针。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 对移民的支持至少要保证他们的工资能达到最低工资水平。

当前的局势吉凶难料。“欢迎移民来到法国”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 成为一个法国公民, 并且融入到这个国家, 成为一个能够拥有独立人权的法律辩护人又意味着什么, 对这些问题整个社会是如何看待的, 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而法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反应总是相互矛盾并且暧昧不清的, 一旦遇上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 态度更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 法国的移民问题成了法国(其实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社会及其公民生活的一个灵敏的指示器, 而且也是法国经济和政治环境的一个感应器。

参考文献

- [1] BARISON Noella, CATARINO Christine, 1997, “Les femmes immigrées en France et en Europe”, *Migrations et Sociétés*, 9-52, 17-19.
- [2] BARTH Fredrik, 1995, *Les groupes ethniques et leurs frontières*, PUF, Paris.
- [3] BLANC-CHALEARD Marie-Claude, 2001, *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La Découverte, Paris.
- [4] BOSWELL Christina, 2005, *Migration in Europ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Policy Analysis and Research Programme of 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eptembre.
- [5] BRUBAKER Rogers, 1998, “Migrations of Ethnic Unmixing in the ‘New Europ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2, No4. (Winter), p. 1047-1065.
- [6] BRUBAKER Rogers, 1995, “Comments on ‘Modes of Immigration Politics in Liberal Democratic Stat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29, No.4. (Winter), p. 903-908.
- [7] BRUBAKER Rogers, 1992,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 [8] *Hommes et Migrations*, 2006, *Accueillir Autrement*, No1261, Mai-juin.
- [9] ELIAS Norbert, SCOTSON John Lloyd 1994 (1965),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A Sociological Inquiry into Community Problems*, Sage, London.
- [10] FREEDMAN Jane, TARR Carrie, 2000, *Women, Immigration and Identities in France*, Berg, Oxford, New York.
- [11] GLAZER Nathan, MOYNIHAN Daniel P., 1975,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Harvard.
- [12] POUTIGNAT Philippe, STREIFF-FENART Jocelyne, 1995, *Théories de l’ethnicité*, Puf, Paris.
- [13] REA Andrea, TRIPIER Maryse, 2003, *Sociologie de l’immigration*, La Découverte, Paris.
- [14] SALT John, 2001, *Current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Europe*, Council of Europe, November. 37 pages.
- [15] SAYAD Abdelmalek, 1999, *La double absence. Des illusions de l’émigré aux souffrances de l’immigré*, Seuil.

[16] TRIBALAT Maryse, 1991, Cent ans d'immigration. Etrangers d'hier, Français d'aujourd'hui, Ined-PUF, Par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mmigrants and relevant policies in France

(Tania Angeloff, Université Paris-Dauphine, France. Translator : Zhong Jie, Departmen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As a country of immigrants, how dose France fac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Ideal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sharp issues of immigrants? Starting with this problematic, this paper firstly gives a brief review on the history of immigrant in France in the 20th century. Then it reviews the French policies of immigrants i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ge. Finally it would make a particular explan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mmigran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Keywords: France, history of immigrants, policies of immigrants, gender

收稿日期: 2008-03-10

作者简介: (Tania Angeloff, 巴黎第九大学, 翻译 钟洁, 女,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硕士在读)